

柏林空運行動中的「搖擺翅膀叔叔」

· 肖恩 ·

二戰結束後，戰敗的德國根據一九四五年美、英、蘇三國波茨坦會議決議，劃分成爲盟軍的占領區。由前蘇聯及美、英、法等國，分別占領德國的東半部及西部地區，德國首都柏林，也如此地被劃分成東柏林及西柏林。隨著美、蘇兩國在其他地區接連發生衝突，德國東、西占領區間也逐步出現紛爭，這些因素疊加在一起急劇升溫，成爲不同意識形態和勢力範圍之間的對峙。以美國爲首的西方國家擔心前蘇聯在德國全境，推行其在東歐的共產主義擴張政策，進而決定儘速將西占領區（西德），穩定在民主自由的制度裡。

一九四七年一月，美、英兩國在德國的占領區合併，建立了包括「經濟委員會」在內的一整套行政管理機構並籌劃立法。此舉被前蘇聯視爲一種挑戰，因爲它一直主張「（德國）政治統一優先」，並且對美、英兩國擅自合併占領區表示不滿。一年後，法國也將其占領區加入美、英合併的雙占區，成立三占區，進而宣布接受

美國提出的「馬歇爾計畫」，並積極準備立憲會議，這讓前蘇聯更加憤怒。一九四八年三月，蘇聯宣布退出盟軍管制委員會，並對柏林實行交通管制，也就是柏林地面交通由前蘇聯所掌控，西方國家則擁有從美、英占領區直飛柏林之三條空中走廊的航線使用權。

關於空中走廊航線使用權是一項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三十日所達成的協議，協議明確規定，從西德（英、美、法占領區）方向，三條各二十哩寬，高度一萬呎以下的空中走廊可直達至柏林，這三條空中走廊由英、法、美三國自由使用。該協議還註明，蘇聯方面不能將在這三條通道飛行的空運航空器視作軍事威脅。

美、蘇雙方的衝突在一九四八年六月的貨幣改革中達到了最高峰。六月十八日，美、英、法三國宣佈於六月二十一日起，西占區將實行單方的新貨幣改革，即發行有「B」記號的德國馬克，代替當時尚在流通中的前帝國馬克。前蘇聯得知後，於六月十

九日提出抗議，並宣佈於六月二十二日，蘇聯占區也實行貨幣改革，發行新的「D」記號德國馬克，取代市場上尚在流通中的前帝國馬克。

當兩種貨幣於六月二十四日同時流通在柏林時，前蘇聯斷然宣布全面封鎖西柏林與西方占領區之間的水路交通。一直以來依靠陸路運補的西柏林兩百五十萬名居民，每天至少要消耗五千噸物資才能維持基本的生存，此時面臨了斷炊的困境。前蘇聯意圖透過封鎖西方盟國通向在其管制下的柏林地區的水陸路和鐵路，藉以迫使美國爲首的西方力量，同意讓前蘇聯與其占領區向整個柏林供應食物和燃料，進而使其實際控制整個城市。

美軍駐德國占領區總司令克萊（Lucius D. Clay），這位西點軍校畢業的陸軍上將隨後宣布，「除戰爭外，絕對沒有任何其他辦法能使美國退出柏林。」史稱「第一次柏林危機」或是「柏林封鎖」，這也是冷戰時期的第一次重大國際危機，也形成第一次美、蘇的冷戰高潮。

依當時估算，西柏林的存糧只夠支撐三十五天，煤炭也只會夠使用四十五天。西柏林儼然成爲了前蘇聯占領區內的一座孤島。六月二十四日當晚，克萊同時召開緊急會議，針對前蘇

聯封鎖柏林的舉動研究對策。最終，克萊決定利用三條空中走廊對西柏林實施空中運補。時任美國空軍歐洲地區指揮官李梅（Curtis E. Emmeron LeMay）中將接到命令後，立即調集該區域所能掌握的飛機，同時急電美國政府，提出從世界各地徵調更多可用的運輸機，以供空運任務使用的需求。

六月二十六日，美國總統杜魯門在國務院的會議上，即命令美國駐歐空軍，將所能動用的一切飛機（包含轟炸機）都投入空運。同一天，美國空軍一架C-54型運輸機，從德國法蘭克福將一批急需物資運入柏林，代號為「運糧行動」的空運作業正式開始，為人類航空史上最大規模的空中運補「柏林空運」，拉開了序幕。

然而，要以空運（投）的方式，為兩百五十萬名西柏林市民提供除了水以外的民生必需品，包括發電取暖的煤和汽油，絕對不是件容易的事！當時美軍駐歐洲的道格拉斯D-53運輸機僅有九十六架，以每架次載運三點五噸貨物計算，就算九十六架運輸機不間斷地飛行，每日所能載的貨物就西柏林人民的需求來看，也只是杯水車薪。

七月二十九日美、英、法三國空

運兵力編組了暫時空運特遣隊，搭建起一座「空中橋樑」。

十月十五日美國空軍調派譽為「美國空運之父」的特納（William H. Turner）中將負責統一指揮大規模空運行動。特納中將曾在二戰期間策劃及指揮了舉世矚目的「駝峰空運」行動，從印度向中國昆明空運了大量戰略物資，對我國抗日戰爭的勝利有著傑出的貢獻。雖是如此，來自美、英、法三國的空運兵力，每天總計也只能空運七百五十噸物資，遠遠不能滿足西柏林市民的需要。

英國為此持續向大英國協其他國家求援，當了解到西柏林市民所面臨的艱難情況後，自一九四九年起，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和南非等國，紛紛伸出了援手，派遣空運機和機組人員參與柏林空運。跨國的聯合空運（投）行動，共投入了數百架各型空運機，分別從西加圖機場、騰貝爾霍夫機場及特格爾機場等機場，採換機組員不換機的方式，晝夜不停往返穿梭於西柏林，平均每三十秒鐘就有飛機在西柏林起降。

然而，這畢竟是一場史無前例的空運，起初的混亂不可避免，因此所引發飛安事故也時而可聞。

由於空域及終端機場範圍均有限

，特納很快整合了所有空運兵力，同時調整了航線與飛行序列，在這三條二十哩寬的空中走廊，區分為五個空層，每一層之間間隔為一千呎；同時，律定英國岸基飛機和水上飛機使用北方的空中走廊，飛向柏林時，沿走廊南側飛行，返航的飛機則靠北側飛行；南部的空中走廊是提供美軍從法蘭克福和威斯巴登起飛進入柏林的飛機使用；中央的空中走廊則飛越漢諾威，僅供美軍飛離柏林的飛機使用。

由空中走廊進入柏林的飛機，全部必須接受美占區內法蘭克福、英占區內巴德塔爾森管制中心及柏林安全中心的指揮和管制。為了任務需要，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又在滕珀爾霍夫機場建立了一個聯合空中交通管制中心，參與空運任務的空運機，均按時段編組，每個時段為四小時，通常約起飛八十架次，或每三分鐘起飛一架次。所有任務機保持這樣的間隔安排飛行，同時得按規定時間飛越柏林的地面導航臺，時間在正負三十秒內。

在空運高峰期，西柏林上空晝夜二十四小時飛機聲轟鳴不斷，平均每一分鐘，就有一架飛機降落。此外，又緊急新建了幾個簡易機場及水上機場。空運行動開始三個月後，西柏林一座新機場特加爾機場落成，並在兩

個月後正式投入使用。同時，哈弗爾河也開始建設水上機場。除了西柏林的機場和水上機場，西德境內的另外十一個機場也全部投入空運任務。

柏林危機的最高潮，西柏林市民憑藉雙手和簡陋的工具用人力修建了一座新機場，讓大批盟國軍機能夠起降。而盟國的飛行員也知道西柏林的市民時時抬頭望著天空，每一架飛機都是他們的希望，所以他們夜以繼日，不計辛勞危險，在德國上空來回穿梭，是黑暗世代中的一道曙光。隨著投入空運任務的飛機和新建機場的增加，運力迅速提升，從每天幾百噸，到五千噸，到八千噸，最高時一天運送了一萬兩千噸，甚至空運的總量比封鎖前的地面運輸量還要大。

一九四八年七月至一九四九年五月止，這場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空運（投）持續了十五個月，盟國軍機共出動二十七萬七千架次，空運或空投各式物資計兩百三十萬噸，其中三分之一是煤。不幸有二十五架飛機失事，一百零一名機組成員殉職。對於德國人而言，此一事件或許擁有著遠遠超越「奇蹟」二字所能概括的記憶。事實上，它代表著德國的分裂及全球冷戰時期的開啓。

一九四八年七月，美軍飛行員

哈爾沃森（Gail Halvorsen）中尉駕駛C-54型運輸機在西柏林機場落地後，帶了一臺小型攝影機，想四處拍照留念。當他正在機場的跑道邊拍攝飛機起降時，發現有三十多個小孩，正隔著鐵絲網看他，便走上前去和圍牆邊的孩子們交流。由於二戰前哈爾沃森在家鄉曾經帶領過童子軍活動，因此很喜歡和小朋友打交道，也習慣了孩子們找他零零食吃。哈爾沃森原以為孩子會跟他要糖吃，結果他們只是靜靜地看著他，於是他帶著好奇的心情跟孩子們聊起天來。哈爾沃森告訴孩子們，等到冬天，天氣很差時，空運會減少，柏林市民將會面臨更大的困難。此時，一個十歲的小女孩回答說：「你們那時不必給我們足夠的食物，我們總有一天會有足夠的東西吃。但如果我們失去自由，就再也拿不回來了。」

哈爾沃森被眼前女孩的話所震撼，不由自主地從口袋翻出兩片口香糖，隔著鐵絲網遞過去給小孩。他事後說：「我簡直不敢相信拿到口香糖的孩子臉上那認真的表情。他們非常仔細地剝開糖紙，小心翼翼地把口香糖撕成一小片、一小片，不敢碰掉碎渣，分到大家手裡。有些孩子快樂地聞著糖紙的香氣。」哈爾沃森心裡開始

盤算要如何帶給這些孩子快樂。他和孩子們約定，下次載物資飛回來時，會空投糖果給他們。

一九四八年十月四日，柏林的一群孩子聚集在美軍機場外，痴痴地望著天空，等待哈爾沃森的C-54型運輸機。果然他們看見一架飛機從天際飛來，朝他們擺動機翼，這是哈爾沃森和孩子們約定的信號，接著孩子們看見三個手帕做的降落傘從飛機上拋出來，緩緩降落。這是哈爾沃森和他的副駕駛及機工長三人，每星期固定配額的口香糖、巧克力。霍爾沃森用他母親寄給他的手帕，做了三個小降落傘，把糖果配給包在降落傘下，空投給小朋友。當霍爾沃森再度從柏林起飛，發現那些小孩還聚在跑道上看著天空，霍爾沃森以為上次空投的糖果不夠分配，所以再度空投了一次，前後霍爾沃森投了三次，孩子們都高興得像瘋了似的。

哈爾沃森每回出任務都會偷偷空投糖果給孩子，隨著空投糖果次數越來越多，越來越多的孩子們聚集到機場外圍，且哈爾沃森也不斷收到成捆的信件，上面畫有運輸機空投糖果的蠟筆畫，收件人哈爾沃森則被稱呼為「搖擺翅膀叔叔」或者「糖果飛行員」。其他機組人員得知此事，也紛紛



柏林空運期間，美軍飛行員哈爾沃森利用母親寄給他的手帕，做了小降落傘，把配給的口香糖、巧克力包在下方，空投給小朋友，經媒體宣傳報導後，獲得廣大的回響。

加入了空投糖果這個「額外任務」。由於糖果繫上了用手帕做成的小降落傘，像炸彈一樣飄落，於是有人把那些空投糖果的運輸機叫做「糖果轟炸機」，而空投糖果的行為被稱為「糖果轟炸」。

哈爾沃森的「糖果轟炸」很快被傳開，甚至有記者跑去採訪時，差點被糖果降落傘砸中頭。每週總有上千封德國小孩寫的信寄來給「搖擺翅膀叔叔」，告訴他們要把糖果空投在哪兒。軍方甚至為此，配了兩名德國秘書給哈爾沃森，專門處理這些信件。其中有個叫彼得的孩子寄給他一份地圖，請他飛過柏林時，先飛到斯伯里河，過兩座鐵橋，看到一間被炸過的房子，就是他家，彼得說他每天下午

兩點鐘都會在那裡等。當然，哈爾沃森有時也會找不到「目標區」，他也曾收過一封信是這樣寫的：「我給你畫了一份地圖，你怎麼找不到地方？你是美國空軍飛行員，像你這樣，怎麼打勝仗呢？」哈爾沃森只好用包裹糖果過去。還有一個叫墨西哥迪絲的小女孩說：「我家很好找，因為院子裡有幾隻白色的雞，你只要找到白色的小點就可以了。」結果他飛來飛去，就是看不見白色小點，只好也用包裹糖果給她。

柏林空運在美軍的代號叫「運糧行動」，空投糖果的行動美軍則稱為「小運糧行動」，經過媒體大肆宣傳報導，甚至影響到美國國內，原本對於空運還有疑慮的美國民眾，愛心與同情心瞬間拉升，包含美國的小孩和糖果公司，主動向空軍捐贈巧克力和糖果，成為柏林空運能夠長期持續的重要力量。在美國麻薩諸塞州，有一群小學生利用廢棄的消防所，成立了「小運糧行動總部」，僅是從這裡送去柏林的糖果就有十七噸。

「搖擺翅膀叔叔」哈爾沃森，在那個黑暗的時代成了英雄，尤其在孩子心中。他除了運送物資、空投糖果，還會帶糖果去醫院，送給那些因為生病不能去等待降落傘的孩子。美軍

「糖果轟炸」的「目標區」主要是在空地 and 兒童遊樂場，只要能見度許可，「糖果轟炸」就一直持續，直到柏林空運結束為止。二十多年後，哈爾沃森升任少校，被調回柏林管理美軍機場，柏林市民熱烈歡迎他們的英雄回來。每天都有人邀請他吃晚餐，邀約太滿，甚至要排期到一年以後。有一對德國夫婦邀請他，哈爾沃森赴約時，發現女主人就是當時寫信給他，說家裡有白色雞的墨西哥迪絲，到此時，她家的院子還養著白色的雞。

直到今天，柏林空運仍然影響了許多德國人對西方盟友的看法。二〇〇二年冬季，美國鹽湖城冬奧會，德國代表團邀請出生於鹽湖城的哈爾沃森在開幕式上，把德國標誌牌帶進體育場；在柏林的滕伯霍夫機場大廳紀念柏林空運的壁畫上，也能找到哈爾沃森的形象。二〇一九年五月十二日，柏林市民在已停用的滕伯霍夫機場舉行「柏林空運七十週年紀念會」，七十年前的這一天，蘇聯放棄了對西柏林的封鎖，柏林危機正式解除。當時高齡九十八歲哈爾沃森是活動中最重要的貴賓，為了表達對哈爾沃森的感謝與尊敬，滕伯霍夫機場內的一座棒球場直接以他的名字命名，稱為「蓋爾哈爾沃森公園——柏林勇士隊之

家」，紀念他在冷戰期間為柏林市民所提供的幫助和鼓舞。

柏林空運行動中，美、英、法三國強大的空運力量不僅成功挽救了西柏林這個東西方對抗的橋頭堡，並且震懾了蘇聯。史達林也意識到，美國不可能再輕易放棄任何一塊自由民主陣地。柏林空運也為後來的冷戰劃定了分隔線，前蘇聯此後再沒有得到過一寸歐洲領土，也再沒有試圖那樣做，直至蘇聯瓦解。

對當時困蹇的柏林市民來說，不起眼的小糖果是希望的代表，讓他們在生命最暗淡的時期，獲得到一些人與人之間的關懷和溫暖，也知道自己沒有被世界遺忘，並且相信世界終會向著真、善、美的方向前行。（本文照片擷取自網路，皆由作者提供。）



被柏林孩子們以「搖擺翅膀叔叔」、「糖果飛行員」稱呼的哈爾沃森，出於關愛的空投糖果行動讓活在黑暗中的人民看見希望。

不讓人生空轉

· 月鈺鈞 ·

機器如果空轉，除了失去運作的功能，造成的燃料浪費，更是汙染了周遭空氣，喪失了原有的價值。人害怕機器空轉，那如果人自己空轉呢？

空轉的人生，虛度的光陰，像潑出去的水無法挽回。

回想自己官校一年級，就常常處於空轉的狀態，每每被學長責難，就垂頭喪氣，整日煩惱的，不是如何增進自己課業，不是思忖如何強健自我體魄，而是擔心這禮拜是否能順利放假。整日祈求的，不是學業名列前茅，不是體能更上層樓，而是祈求不要遭受學長的督導。

新生的生活，我像臺空轉的機器，沒有對學校有任何貢獻，反而用壞的、低迷的氣氛汙染周遭的人。

印象中，我的一年級生活，常常處在緊張的狀態中，上課也未能專注。有次上課，老師疾言厲色地對我說：「看看你的眼神，就好像沒有靈魂的稻草人。」

我一怔，原來在旁人的眼中，我竟是如此的面目可憎。

我決心振作，我願像海綿一樣，

努力汲取水分，雖然汲取的過程會讓我變形；但這都是成長的印記，都是讓我在每個茁壯的時刻，擁有最多美好回憶及收穫。

成為一名保國衛民的軍人，是我對自己的期許，也是這個選擇不變的職責。而上升另一個年級，隨著肩膀上的責任逐漸加重，思想行止也應該更加成熟。

期許自己把握學習的時光，做好未來工作上的準備。在未來的軍旅生涯，將國軍苦民所苦，愛護人民的形象，深植民衆的心。

身為軍人，我們都希望每位國民一看到穿著制服的軍人，都能有一股敬佩之感油然而生。而要獲得人民的尊重，關鍵無他，正身盡職，從己做起。

身為軍人，不可抹滅的信仰就是效忠國家及愛護人民。這份信仰是我堅定的力量，我不再行屍走肉，勇敢面對每一天的挑戰，因為我知道每一次挫折，都是成長的記號，這些記號會在人生的畫布日記裡，揮灑出繽紛的色彩，記錄下燦美動人的文字。